

五洲內幕圖



八
(下卷)

著者誌謝

本書代表着一個長時期的旅行、考察和研究。如無友人竭力贊助，本書當不能寫成。從日本以至巴勒斯坦在每一國家內，我都很幸運的有友人以豐富資料見惠，若把贊助我的朋友和相識者的名字都列出來，恐怕要有幾百之多。因為在某些情形上不能指明我的材料來源，所以我像在『歐洲內幕』裏一樣，祇有在這裏總謝一聲。

『歐洲內幕』現已暢銷到十四種文字版本之多；各方不吝賜教，對該書曾有深刻的批評，並承惠書指正，感激良深。截至目前為止，在該書內成千成萬的事實中，被指出的錯誤僅有十二處左右，而且大抵都是小錯。我求審本書內容能否與該書有同一正確水準。在東方，各地的事實都是撲朔迷離不易捉摸。然而，我對於每一名子，每一日期，每一事件都經過審密的考證後，才予以採用，並且原稿有幾部也都經專家予以審核。我十二分的感

謝齊斯 (Mr. Stuart Chase) · 瑪勒利 (Mr. Walter Mallory) 和瑪克列希 (Mr. Archibald Macleish) 諸先生，他們能夠肯抽暇閱讀本書校樣的全部或幾部。

『歐洲內幕』雖然大體上都是根據新穎的材料寫成，不過我曾插入一些我以前爲『芝加哥每日新聞』和幾個雜誌所搜集的材料。可是，本書的情形則不同。本書內每一字都是嶄新的，全書從頭到尾都是根據新穎的材料寫成。然而，本書有幾部分曾在雜誌上連續發表過，北美新聞同盟社會把我對中國的初步印象發表幾部分。通常我都是利用在雜誌上發表的機會來重新檢討我的原文，在某些情形我又整個重寫一遍。我很感謝『禮拜六晚報』(Saturday Evening Post)、『哈蒲爾雜誌』(Harper's Magazine)、『民族週刊』(The Nation)、『現代史料』(Current History)、『冠冕』(Coronet)、『亞細亞』(Asia)、『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 諸雜誌的編輯，特別是『讀者文摘』(Readers Digest) 的編輯，允爲轉載若干資料。

爲準備執筆本書，我曾博覽一切。在我爲探求問題背景所閱讀的定期刊物中，有『曼

「曼徹斯特衛報」(Manchester Guardian)、「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紐約太晤士報」(New York Times)、「紐約先驅論壇報」(New York Herald Tribune)、「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外交政策協會」(紐約)和皇家國際問題研究院(倫敦)所出的公報、「亞細亞」(Asia)、「倫敦太晤士報」(London Times)、「印度報」(The Hindu)——麻打拉斯)、「巴勒斯坦報」(Palestine Post)、「日本報知報」(Japan Advertiser)以及「密勒氏評論報」(China Weekly Review)。在某些情形上，我邊閱讀與過去有關的種種材料。

我曾披閱藍皮書把我的臉色都讀得發青。在特別有價值的藍皮書中，有「西門對印度的報告」第一卷和「皮爾對巴勒斯坦的報告」。此外，皇家國際問題研究院所出版的關於中日、埃及以及巴勒斯坦的綠線裝訂小冊子，也有很大價值。

最後，如果沒有拙荆佛蘭賽絲·幹瑟的耐心的——我或應說是鼓勵的——鼓勵和積極的合作，則本書恐不能寫成，「歐洲内幕」也是如此；她伴我漫遊各國，並對本書各方面

亞洲內幕

均有極大貢獻。

——約翰·幹瑟——

四

亞洲內幕 目次（下卷）

第十八章	奎松	五二一
第十九章	新加坡根據地	五五六
第二十章	荷屬東印度羣島	五九〇
第二十一章	泰國	六〇九
第二十二章	甘地	六三四
第二十三章	印度初步談	六八九
第二十四章	宗教在印度	七三一
第二十五章	尼赫魯	七六八
第二十六章	國民議會的結構	八〇四

第二十七章 王公世界 八三八

第二十八章 阿加汗及其他 八八一

第二十九章 英國在印度的統治 八九六

第三十章 遼遠的邊疆 九二二

第三十一章 伊朗國王 九五二

第三十二章 阿拉伯人世界 九八五

第三十三章 中東諸王 一〇一〇

第三十四章 以色列之地 一〇四二

第三十五章 魏之曼博士 一〇七〇

第三十六章 環航完成 一〇九二

著者誌謝

第十八章 奎松

「在我忠於國家的行動開始之後，我忠於黨的觀念便結束了。」

——奎松——

富於彈性和充滿熱力的曼尼爾奎松，是在獨裁者中近似布刺麥爾（Ben Brummel）的一類人物。是一個異常活躍的小人物。他放蕩不羈的性格，他歪戴着帽子的頑皮性，他愛好享樂以及他愛好權力的表現，他勇往直前與喜歡惡作劇的性格，他高尚文雅的財產——由用於馬尼拉灣上的游艇起以至他襯衫胸口的燦爛發光的珍珠止——所有這一切的一切，都表示他的風格，完全特出於紐約的百老匯街（Broadway）的作風之外，也不是倫敦皮卡地里圓場（Piccadilly Circus）中的人物，而是以方政治家中的一個活潑好動的玩意。然而這種解釋不過看到一個混合而複雜的真實中的一鱗一爪而已。菲律賓自治領的第

一任大總統奎松，決不僅是一個活潑好動的玩童而已。他爲人胸襟沉毅——神經敏銳。他是世界上第一等的跳舞能手；同時也是世界上一個最柔和的最堅決的現實政治家。他喜歡打牌喝酒；他也愛國並愛好自己的事業。他好笑——甚至於笑他自己——但是他是一位真牌的革命家，正如凱末爾之爲土耳其的國父一樣。二十世紀的菲律賓羣島的歷史，和奎松的傳記，是形成不可分離的二位一體了。

當奎松是一位十八歲光景的孩子的時候，就回到他菲律賓北部的故鄉去，以不可一世的感覺，帶着他新得的學位而榮歸故里了。他的雙親都是學校的教員。他的父親帶他去拜訪本村的要人，這人便是當地的牧師，正值奎松負笈求學時就到這裏來了。按着當時的習俗，凡是拜訪牧師的人，必須一吻其手。這位牧師是個胖子，坐着的時候一條腿跨在椅子的扶手上而下垂着。他伸出他那隻胖手來讓這個孩子去吻，大有這隻手專爲接吻不作他用之概。豈知這位年輕的奎松沒有去吻，只是和他握一握手。這是怎樣驚人的一舉。這位牧師立即要求奎松的父親懲其不敬，而這位年輕的奎松只好等待機會以報此仇。他發現了這

位牧師所轄有的六個女郎有染，因此他便設法與這位女郎相識，以後二人並行街上——他很趾高氣揚的把那位牧師贈給女郎的手帕插在「他的」西服小兜裏面！

在同時他又和這一村莊的另一個要人發生了衝突。原來是爲爭另外的一個女郎，和守衛隊的軍官口角起來。因而他便設法跑到這個軍官和女郎會面的地方，飽該軍官以老拳，隨後便逃之夭夭了。可是在當時毆打西班牙軍官是一種罪大惡極的勾當。以後他就被捕，被拘留，並被監禁起來。但當局爲掩蔽口角事實的真象，並不提及女人的問題；他們僅僅聲明奎松的被逮乃是因爲他是一個革命分子——事實上並不如此。在這時候以前他尚未聽過菲律賓獨立運動這個名詞。可是從此對於革命他却開始感覺趣味了。他因爲這件事情得着一種信念，就是革命者——不論其政見如何——總該是上等人物的。

這兩件軼事雖然年久失傳並似乎是瑣屑小事，却極關重要。他的天性本是愛進取和抗爭的，因而無論如何他將來總要變爲革命家的，但由於這同早年就和當局發生衝突，更使他對於未來的奮鬥越發堅決起來，並且他也得到一個大的教訓曉得他應該站在什麼立場。

關於查松的軼事真是汗牛充棟，這些軼事並不是傳奇式的故事，就中並沒有妄誕不經，或荒唐無稽的因素。他是一位意志特別堅強的人。他又有爽直和應付意外事件的天才。

他的姪兒是一個陸軍預備學校的學生，最近和一羣別動學生因犯過而被處罰。查松是最反對援引親屬的人——的確，按照文官制度的規定不准兩個親屬在同一官廳工作——他把犯過的全體學生開除了，他的姪兒當然也包含在內。他的夫人再三苦求，但他仍然不動於衷，他說這種懲罰對於整個軍隊是殺一警衆的。一月以後，他給那些學生恢復任職的機會，使他們當十八月的普通士兵。有一次，他的姪兒守衛麻刺坎南宮（Malacanan palace）——總統的官邸。奎松聽說他的夫人暗中在宮中廚房給他的姪兒飯吃，於是他就命令她不得如此，不然便請全體二百個衛士都來喫飯。

他的天性是非常易於衝動而慷慨的。有一次，正當重修麻刺坎南宮的時候，他注意到一個人，外表不像平常的菲律賓工人。在和那人交談以後，他才曉得那人是一個失業的學生，於是就在宮內給他一個書記的位置。第二天全體工人罷工了，爲的是要作同樣輕易的

工作。

任何事情都不足使他畏懼的。有一次，他乘船橫渡大西洋，他在船上用一個指頭彈起鋼琴來，他輕輕的彈出菲律賓國歌的音調，並教船上的音樂隊來演奏——雖然他已有多年未曾手觸鍵盤——雖然尚有波蘭鋼琴聖手帕得勒夫斯基（Paderewski），也同船作客並在旁邊詫異的注視着。

他是有點惡作劇的習氣。有一次，當他向他的夫人求愛的時候，身上插了一枝香燈花。她問他爲什麼這樣做。他很輕快的說：「啊，我方纔結了婚呵！」這位可憐的少女聞訊之下竟然大哭起來，因而奎松曉得她是真心愛他。

他和別人的接觸，一貫是親身接見的。每逢逮捕一位政治犯——但不常有——的時候，他總是要親身審訊的。有一次，一個私造炸彈的人被逮捕了。他是一個每天只賺一毛一分錢的牛車夫。奎松說：「可笑得很，無怪乎你要投擲炸彈的，一個人每天只花一毛五分錢是不能活下去的。」如是他就下令把他釋放了。

他的脾氣很大，甚至對於一件瑣事也要發作起來的。他對於他的祕書有時很激烈的予以申斥，但是等到二十分以後，他就忘掉了一切。他喜歡引證他父親的話：「寧可赫然震怒於一日，也不忍氣吞聲過三天。」

他是富於表情的。他那一副活潑而生動的面孔使他成了一個絕妙的模倣者和演劇者。他若是拂然不悅或生氣的時候，熟知他的人能立即曉得，因為他那兩條濃厚的眉毛立刻豎立起來，他那個長而富於表情的鼻尖一陣陣的抽動不已。

他是異常不拘禮節的；但是他能使得他的隨便態度顯得異常生動。上一次他的好友侯握德（Roy Howard）來到馬尼刺時，他單獨跑到侯握德的旅館去送別，並且也沒有通知，沒有隨從的單人跑進去了。他時常攜客出外划船；以後親自駕着汽車把他們個個的送到他們的家裏去。但是倘若有人因為他態度隨便而對他的地位的尊嚴便漫加凌辱，那個人就要遭無妄之災了。有次，一位美國人在一個跳舞會裏邊跳舞，正值奎松也在那裏作客，這位美國人很高興的拍着他的肩喊道：「唉，馬尼爾！」他便立即予以痛詆。

他是富有拉丁人的特性，對於自己出生地頗富濃厚的情感。在馬尼刺近郊帕達（Pas）他的家裏，掛着一幅大的他所誕生的村莊的空中照像，像片的上面寫着幾個字道：「這是我第一次看見天日的地方」。他在他的官邸建築了一個名符其實的奎松博物館。他在去年發現了一把小刀，這把小刀是在一八九九年他被美軍俘虜時所丟失的，這使他高興極了。但他始終未能找到在反西班牙戰爭告終時，他以十二元（菲幣——譯者）代價所賣出的那柄寶劍。

忠誠和報德，是政治上最優越的武器，這是奎松知道得最清楚的。他對於許多早年垂青於他的友人，或給以位置，或給以年金。他和一位名叫安東尼（Antonio）的感情特別懇摯——安東尼曾在他貧窮無告時候供給過他膳宿——所以奎松採用他的名子作為自己的名子的一部。他對於年老和貧窮的人特別同情。當他年輕做律師的時候，對於貧者分文不取，但對於富者特別勒索。

最近他的夫人很慌張的告訴他說，她發現了他那個最得意的廚子是個共產黨員。松奎

立刻跑到廚房去。回來的時候，他告訴他的夫人說：「這個廚子不是共產黨。假設他是一個公爵，他就應該替公爵們謀利益。但因為他是一個廚子，所以他要替廚子們謀利益。」

●他很喜歡做事敏捷。他在經過五分鐘談話之後，就聘妥了麥克阿舍將軍（General Douglas MacArthur）到馬尼刺來做他的軍事顧問，和菲律賓羣島軍事建設的監督。他對麥克阿舍說：「請您回答我這一個問題，就是菲律賓羣島是可以防守的嗎？」麥克阿舍說：「是可以防守的」。因而奎松就給他這個位置。

他不怎拘謹客氣，但是他很曉得什麼時候應該讓步。最近他主張把他當地的塔加爾土語（Tagalog）變為菲律賓羣島的官話。以後他發現了這種語言對於近代政府的專門術語是不夠用的，所以他便毫無異議的取消了他的意見。

他被選舉為大總統後，就召集那些曾經贊助他的，並且爲了他的選舉付過一筆代價的有錢的馬尼刺人。他真個這樣講道：「諸位，我們彼此不要誤會。現在我已作了總統，我曉得諸位不會預料要想得些政治上的便宜。諸位對於我的選舉運動頗有貢獻，但是你們決

不會希望借此以得些利益。如果諸位有此企圖，那就是諸位想要賄賂總統，玷污諸位自己的人格，同時還想總統是可以賄賂的，也就是侮辱了我的人格。」這些有錢的馬尼刺人聆取此番教訓之後，不禁啞然的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許多年以前，有一次，他在華盛頓陸軍部長亨利·史汀生的辦公廳內和幾位朋友閒談的時候，史汀生忽然轉頭問他：「奎松，你真要菲律賓獨立嗎？」奎松微笑着給他講了一個年輕的西班牙人的故事，他說：這位西班牙人屢次講他有作教會主教的野心，結果他作了教會財產的門丁便認為相當的滿意了。說完的時候，他就以目示意。

他是一位高明的政治家，他曉得一切應付的策略。有一次，一羣國會議員對於他所指定的工作置於不理。他警告他們說：「我不必解散你們，但是如果你們的工作不能在下星期一做完，我就要以我個人的名義給報館寫一封信去，指摘你們無能。」結果這件工作在星期一就完成了。

路易喬治曾評論凡勒拉說：「他好像要拿一把叉子去拾水銀一樣」。奎松便是具有這

一有抵抗性的液體的人物。

★ ★ ★ ★ ★

奎松 (Don Manuel Luis Quezon Antonio Y Molina) 在一八七八年八月十九日生於呂宋島的一個名叫白拉 (Belar) 的小鎮。他的父親是菲律賓的一個學校校長，自然不算殷實，但亦絕非一貧如洗，他也是顯赫階級中的一員；他的母親名叫摩林那 (Molina)，也在學校裏面舌耕，具有一半西班牙人的血統。少年的奎松是個天資聰明的孩子，只是懶惰性成。在學校的時候，他的綽號叫作「直率人」。他的家庭勉爲其難的把他送到八十哩遠的馬尼刺去讀書，他首先入一個名爲聖胡安得列唐 (San Juan de Letran) 的一個專門學校內，後來又在聖多陶馬斯大學 (Santo Tomas) 的法律學院讀書。後來他的學業便因一八九八年反抗西班牙的革命而中斷。

菲律賓羣島是在一五二一年由麥哲倫發現的，原爲西班牙帝國的荒蕪而幾乎被遺棄的遺跡。這個腐敗而微弱的帝國，是經由馬德里直接統轄的，但實權却操之於當地的天主教